



大清第一权臣「一直被弹劾,谁也扳不倒」的为官之道

1 李鸿章的机会终于来了



《李鸿章发迹史》

◆出版社: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
◆作者:汪衍振

从政40年,遭遇创纪录的800多次弹劾,有的是小人告密,有的是上司打压,有的是亲信背叛,有的是政敌陷害,有的是捕风捉影,有的是证据确凿,面对无数或明或暗的对手,一次又一次的政治风暴,李鸿章总能从容地走到最安全的地方,一直被弹劾,谁也扳不倒,在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宝座上一坐25年,呼风唤雨,权倾天下。

李鸿章似乎拥有一种对时局和人心的预判能力,无论对手设下多么阴险而密不透风的陷阱,他总能从容地走到最安全的地方。在复杂险恶的政局中,他总能准确嗅出决定自己命运的关键人物,并让对方心甘情愿地成为自己的保护人。

本书为您全面揭开大清第一权臣李鸿章40年稳如泰山的谋略与细节。

咸丰二年(公元1852年),太平天国大军一路横冲直闯,所向披靡,闯入湖南后终于遇到让他们头疼的“硬钉子”,太平军猛攻长沙八十二天,不仅攻克不下,反而损兵折将,弄得灰头土脸。

长沙实在打不下,那就撤吧。十月十九日,太平军突然转头北

上,打下岳阳后进入湖北,直逼武昌。消息传进京城,从咸丰皇帝到王公大臣,无不慌作一团,相比之下,武昌离京城更近。

就在此时,二十九岁的安徽合肥人李鸿章也是忐忑不安,他正面临三年一次的京察。京察是朝廷对所有京官的政绩考察,京官的升降调补,都在京察后办理;李鸿章考中进士后留在京城,在翰林院起早贪黑干了三年,每天勤勤恳恳,他知道,“按理今年应该官升一级”。

每届京察都有许多人盼着升迁,偏偏职位有限,一部分人注定会被淘汰出局,大部分人原地不动,只有极个别别人往前挪动了一步,这中间有时候关系还会起到决定性的作用。

李鸿章知道,官场的竞争极其残酷,像他这样的小京官,想引起朝廷的注意,没有特殊的机遇,几乎比登天还难。

现在,机会终于来了。

太平军逼近武昌的消息传进京城不久,工部侍郎吕贤基急忙上奏咸丰帝,建议打破祖宗成法,广开言路,征集意见。

此折一上,顿时在京城引起哗然一片。按照清朝体制,京官非三品以上,外官非总督、将军、巡抚、都统以上者,不能直接给皇帝进言。吕贤基的建议,等于是让咸丰皇帝更改祖制。经过与一些王公大臣熟商之后,咸丰帝采纳了吕贤基的建议,下诏征集破敌之计。

这一天午后,李鸿章正在埋头誊抄一份文件,一位同僚带来了咸丰帝下诏征集破敌之计的消息。大家听后议论纷纷,李鸿章眼睛一亮,手微微一抖,差点写错一个字。

当天下班后,他磨蹭了好半天,等同僚们都离开,这才缓缓起身,出门后见四下无人,便直奔吕贤基府上。吕贤基是他的安徽老乡,也是他的官场前辈,此前他们就有来往。李鸿章文章写得极好,一些安徽籍京官经常找他代写奏稿,吕贤基就是其中一位。

李鸿章被管家引进书房,吕贤基正伏案写东西。见李鸿章走进来,吕贤基放下笔笑道:“少荃,我正想找你……你快坐下!”又吩咐一脸笑容的管家:“给李翰林沏杯新茶。”

管家出去后,李鸿章先和吕贤基见了个礼,这才坐下道:“大人,听衙门里的人说,武昌已被长毛打破了?”

吕贤基神色黯然地点了点头:“武昌城墙高厚,到底还是没能挡住长毛。少荃,依你看,长毛是不是想将武昌长期占据?”

李鸿章沉思道:“大人,您老是怎么想的?您老是不是担心安徽也有危险?”

吕贤基点头道:“湖北紧邻安徽,我们这些安徽籍京官,谁不惦记家里?少荃,我找你来,是想让你替我写篇折子,向上头表一表心迹。我下衙门前,听官里的人说,皇上正在拟旨,想让部分京官回籍,在乡间募兵,抵挡长毛。如果这话不假,我们还是提前上道折子为好,主动总比被动好嘛。”

李鸿章闻言大喜,他此行前来,正是想怂恿吕贤基上书朝廷,他瞪大眼睛道:“大人,您老是在说,想奏请回籍办理团防?”

吕贤基苦笑摆手:“不过是个意思罢了。经制之师尚且拿长毛毫无办法,乡兵能济事?安徽紧靠湖北,如今武昌陷落,四川、陕西、安徽、江西、河南乃至湖南,所有湖北相邻省份,都有可能是长毛下一个攻取的目标。家乡即将遭逢战乱,我们总不能无动于衷吧?”

黄一平为情势所迫,说话少有这样的直白、干脆:“这样和你说吧。廖市长来阳城工作,公务十分繁忙,可谓日理万机,经常累得腰、颈椎病发作,因此,就需要安排点相应的体育活动,锻炼并放松一下。你可能也听说了,廖市长网球打得不错,这个运动也非常适合他这样的领导。按说,这件事应当由你这个体育局局长来解决,因为这也是你的职责嘛。现在呢,廖市长和杨艳打了几次球,发现她的水平很高,与她配合也相当默契,就希望形成一个相对固定的搭档。同时,廖市长听说杨艳在学校是英语老师,也想抽空跟她请教一下英语口语,拜她做老师。当然啦,廖市长也知道,你既是杨艳的表哥,又是她的大媒,相当于监护人性质,就让我先来征求一下你的意见,你看怎么样?”

姜如明突然就愣住了。此时,想必他的脑子一定运行得比银河计算机还要快。

关于廖志国对杨艳由偶遇到产生兴趣,现场调研那天的情景,姜如明看得清清楚楚。后来,廖志国不时召杨艳前去陪同打球,他也全都知情。而且,他还知道每次打球前后,表妹与表姨夫都要因此产生摩擦,有两次

36 这个女人难道是克格勃

还请他出面调解。现在,他面临的绝对是一个两难选择——一边是自己嫡亲舅舅家的宝贝女儿,一边是决定自己前途命运的顶头上司。何况,那个医学博士的小心眼与醋劲儿,他也不是不知道。

“这个当然很好,我肯定非常赞同,可——”姜如明绞尽脑汁字斟句酌。

黄一平当然不能让他说出那个“可是”。

“哦,姜局长,我忘记告诉你了,其实你的事情已经纳入廖市长的考虑范围,这个你不必操心。再说,你我是亲戚关系,别人的事可以放手不管,你的事我一定要全力以赴。另外,还有一件事我想告诉你,最近市里正在选派一批德才兼备、具有培养前途的骨干,赴西北挂职锻炼三年,走之前该提拔的先提拔,回来之后肯定还要重用。为了答谢杨艳老师的辛勤劳动,我们这边已经与卫生局、第一医院领导私下沟通过,准备让博士参加,目前基本上已经定下来了。这样一来,你的工作岂不好做得多了?”黄一平狠狠心才把话说出来。

“好的,请转告廖市长,我一定圆满完成!”姜如明犹疑一阵,终于答应。

……

“婧姐知道的情况可真不少啊!”这会儿,听苏婧婧提到杨艳,黄一平半是玩笑,半是感叹。

“是啊,我还知道你一平弟弟也有风流故事。”苏婧婧调侃道。

这下,黄一平真是惊呆了。天哪,这个女人难道是克格勃、摩萨德成员?

她怎么会知道这些?而且,他真是非常担心,若是从苏婧婧嘴里说出朱洁的名字,那可真是万劫不复了。

“其实,一个男人,特别是像你们这样成功的男人,在外边有些花边新闻,完全是正常的事情,权当紧张工作之余的放松、休息,与喝酒、打牌没有什么两样。说实话,婧姐我不是那种守旧的女人,对这种事看得开,关键是你们自己要把握住分寸,不能因此影响了家庭、工作、前途。还有,特别是你这个秘书,更加要

万分警惕,千万不能让别人抓了你姐夫的把柄!”苏婧婧的口气,完全似在说一个与自己无关的事情。

听她这么一说,黄一平倒是放下下心来。不过,从此以后,他在苏婧婧面前不敢再隐瞒什么了,真正彻底做到无话不谈,当然,他也因此更加坦然、放心了——既然彼此相交相知到如此地步,就与同胞姐弟没有什么区别,政治上也就真正捆绑一道、乃至融为一体了。换言之,苏婧婧的如此信任、知己,等于从政治上给自己上了双保险,何愁前途不开阔、光明呢。

既然苏婧婧如此耳聪目明、眼线精准,那么,对于廖志国在阳城重用体育局长姜如明,以及调动杨艳的工作岗位,自然也应当是无所不知了。不过,当着廖志国与黄一平两人,她对此从来没有公开发表过意见。

事后,黄一平也曾反复推敲:像苏婧婧这样的女人,既然知道了丈夫的风流韵事,却又佯装不知、从容淡定,其内心究竟作何感想,又是出于怎样的动机呢?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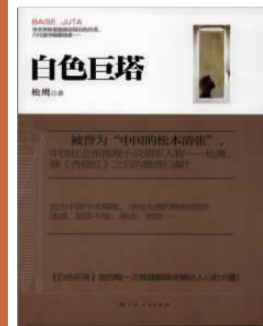
《中国式秘书2》

◆出版社:天津人民出版社
◆作者:丁邦文

《中国式秘书》中,秘书黄一平为替常务副市长冯开岭顶罪,因此被踢出市府,在党校里过上了平淡的生活。《中国式秘书2》中,新任市长到来不久,黄一平又被重新起用,再次成为市长秘书!重新回到权力核心的黄一平处处小心,但还是再次卷入了黑幕交易……

中国式秘书如何在官场夹缝中左右逢源

20 马宁就是“刘庆”!



《白色巨塔》

◆出版社:广西人民出版社
◆作者:松鹿

聂风掏出记者证递给保安。“嗨,是记者嘛!”保安打开记者证,瞄了一眼,“跑到这屋顶上干什么来啦?”

“看看风景。”聂风笑着,与保安周旋。

“看风景?”保安脸上露出不信任的表情。他瞟了聂风一眼,打开对讲机,小声咕嘟了几句,像在向谁请示。

十五分钟后,聂风被带到六楼保卫部办公室。在这里,他意外地见到骆丹。

骆丹对坐镇保卫部的一个头儿说:“他是《西部阳光》的聂风,我们请来的记者。”“哦,那误会了。”保卫部头儿说。

骆丹送聂风出来时,说:“我今天正好加班,赶一份材料,听保安部说有个记者擅自闯入大楼屋顶,图谋不轨。我一猜就是你!”

“你真的有所‘图谋’吗?”走出博世楼时,骆丹问了他一句。

“这金字塔顶有点神啊!”聂风答得似是而非。

第二天上班,吴总编听了聂风的历险报告,奚落他道:“你挺能干的嘛,成了两个保安的俘虏。”

“我觉得有人在盯梢。”他说。“在我的背后总有两只眼睛。”

谁也没有料到,五天之后,从K大传出又一个惊人消息。

11月3日星期五的傍晚时分,一个研究生从新校区宿舍三号楼九层楼顶跳下来,当场死亡。坠楼的地点距钱笑天摔死的地方不远,旁边挨着图书馆侧门的台阶。

住在三号楼二楼的一个女同学说,傍晚7点半,她听见楼下一声闷响,几分钟后,从窗外传来“有人跳楼了”的喊声。她透过窗户往下看,一名男生趴在楼前拐角处的水泥地上。楼里的人闻声跑了出去。有人报了警。一刻钟后,校医院的急救车和一辆警车赶到现场。医生检查后,认定坠楼的男生已经断气。警方作了现场勘察,并向目击者作了询问。

坠楼的人名叫马宁,是K大工商管理学院的余贇教授的博士研究生。

聂风接到骆丹电话赶到西关校区现场时,已是晚上9点。死者尸体已被运走。地上的血迹被水冲

洗过了,但仍然依稀可见。有同学在路边点起了一圈蜡烛,橘黄色的烛焰在风中寂寞地摇曳着。不断有学生和老师们驻足停留,扼腕叹息。

骆丹告诉聂风一个震惊的消息:马宁就是“刘庆”!

“是吗?”聂风大惊失色。

“警方在马宁的口袋里发现了遗书和一篇文章。”

据骆丹透露,遗言写在一张管理学院的信笺上,只有寥寥几句:“请原谅,心里堵得很!我对自己的所有行为负责。我愿承担帖子所引起的一切后果,包括我自己。啊,朋友,再见!今生无缘,来世再相聚吧……”

另一篇文章是打印在A4纸上的。标题:《钱笑天也,替罪羊矣》,署名:刘庆。应是一篇还没来得及贴上“西部财经论坛”的帖子。文章指出,钱笑天是一只替罪羊,他为钱笑天的死感到遗憾和内疚。并指出,最大的剽窃者不是钱笑天,而是另有其人。

赶到现场的马宁的学弟也证实,那天“刘庆”与聂风网上对话时,他就坐在一旁。这位湖北籍研

究生名叫冯辉,二十八岁,中等个子,眼神暗淡,与马宁同为余贇教授的关门弟子。

骆丹还告诉聂风,马宁是秦秦的男朋友。聂风的脑海里浮现出钱笑天追悼会上那个失态女子的身影。他想,从遗书内容看,“朋友”两字如果有具体所指,很可能就是秦秦。

“真让人想不通,他怎么会选择跳楼呢?”骆丹自言自语道。

聂风无言,心情格外沉重。就是这个人网上提醒聂风留意“最近K大的动向”!那句带着血腥气的大号红字,不想竟一语成谶。

聂风问骆丹:“余贇教授是个什么样的人?”“不大好说。”“有什么不好说的?”

“这样讲吧,是个正直的学者,但有点孤僻,不大合群。他是国内宏观经济学领域的知名专家,但在K大不属于主流派。”

据骆丹介绍,余贇是一位敬业而脾气执拗的教授,给研究生讲授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两门课。由于学术观点与魏功德校长相左,受魏打压多年。但他心高气傲,疾恶如仇,也得罪了不少人。他看不惯魏功德的所谓“政客”嘴脸和“学阀”作风,曾公开宣称魏功德是“伪功德”、“伪君子”。

推理小说领军人物继《杏烧红》后 直击中国学术腐败